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方外記^上

周顛

張君寶

張中

貝國器

冷謙

楊汝真

尹山人

王士能

張落魄

邵道人

柴道人

岳壽山

賀長

萬玉山

趙應童

羅天祐

陳昉

卓晚春

卦和尚

麻衣^僊

苟僊姑

周顛建昌人長身奇壯舉止非常年十餘病顛操一

瓢行乞南昌市日施力於人夜臥閭簷間常趨省府
曰告太平人異其言呼顛僊不數年元亂陳友諒據
南昌顛避匿不見太祖戰毗南昌將還建業則出拜
送馬首曰告太平時時於上前討蝨喫嚙不已太祖
曰何多也曰可二三斗自是太祖出或迎或擁輒曰
告太平太祖厭之飲以燒酒酣暢不輟又輒曰蝨多
蝨多太祖賜之鮮好衣脫故衣腰間有葛蒲三寸許
太祖曰何所用爲曰常服可止腹痛顛又自言入火
不熱水不溺也太祖覆巨缸蒸之煨蘆薪五尺圍薪
盡人肖揭視之曰固甚煖如是者三乃使蔣山僧飯

顛寺中轉肆撓競諸髡不堪月餘僧言顛與沙彌爭飯怒不食旬五日矣太祖怪之召視無餒色賜之食曰能不食一月乎因閉之空室至二旬有三日出之駕親往賜之食時京師將士爭持酒肴食顛顛皆食盡然輒哇之至太祖所賜食則屢飫也食既走候太祖寺門太祖行以手園地如桶曰破一桶成一桶顛或癡或隱出口皆應太祖令軍士顛無正語若行軍有髣髴言輒白及征漢九江問顛曰此行可哉曰可曰友諒帝矣顛仰屋視曰非彼坐也太祖曰與我偕行顛曰諾杖箠揮擊馬前若捷者舟至皖城不風問

之曰行風不行不風太祖行不數里風烈甚至馬當
江豚出顛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之江旦與
衆偕來太祖曰胡生也更召與同食食已曰公能殺
我乎卽去莫知所之旣戰鄱陽太祖使求之匡廬山
中有一民曰日有一人頗且奇止我舍曰努力耕田
太平矣我已告主上來後見不食旬餘入山莫知所
之洪武十六年有赤脚僧者守長安門自言匡廬深
山見一老人使謁明天子爲天子卜年卜世太祖恐
示誕於下民不納者四歲但製詩二首寄之又二年
使人問僧曰復見老人否曰不也又四年太祖有疾

其爲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周顛僊人遣某饋藥
陸下所藥凡二一藥一石皆名溫良上服之頓爽三
服乃聞有菖蒲氣酸底沉墜丹砂非人間色赤脚僧
因言居廬山天池寺時有徐道人者見過曰竹林寺
現詩可同往觀之旣至見有披草衣者謁天眼尊者
竹林中僧曰何人也天眼尊者曰周顛也方今人主
物色此人此人欲和今人主詩僧前乞觀之曰已染
之石上矣尚省記也請并錄以獻太祖觀其詩意與
顛疇昔所言合仍使物色之匡廬山無所得親紀碑
其處而祭之文赤脚僧姓沈法名覺顯湖口人洪武

初居蓮花寺跣足不葷後入廬山天池寺脩道

張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遼

東懿州人其後寓淮之安東漢天師後也生於金世

宗形鶴骨大耳圓目髯鬚如戟頂作會撮手持方尺

一笠一衲人目爲邈邈張

一有手能那禪塔人曰爲拉塔張

嘗與劉

太保秉忠冷協律謙學於沙門海雲日行千里所噉

斗升輒盡或時瞑日旬日辟穀數月隆冬耐臥雪中

遊囂寂無恒處經籍墳典過目成誦有問養生術竟

日不荅至論三教等書如决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

忠孝之旨君寶在金時則修煉寶鷄縣之金臺觀至

元時學道鹿邑太清宮時荷山下童子出遊令閉目
從之童子竊竊視空中也嘗往來柘城張毅家其後
毅曾孫徙家寶雞洪武初君寶復來寶雞與西關道
士李白雲交契有童子張朝用者君寶問知其先世
謂朝用曰吾識爾高祖始生時童子後當貴善自愛
越月北行朝用與李白雲送之見其足不履地其後
至均州武當山居之武當山者真武玄帝脩真地也
君寶時時語人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
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丘玄清居之曰南巖菴
命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

自結菴以奉玄帝菴前古木五株棲止其下猛獸驚

禽皆爲絕跡

丘玄清富平人住持五龍宮洪武初以舊授監察御史力辭轉太常卿使從郊

祀上宿齋宮詔以雨賜之事奏對有驗盧秋雲光

化人悟全真之理永樂中無疾而化劉古泉河南

人常蕭園獨坐一夕告其友楊善澄曰吾今解其後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楊善澄太行西山人

時往來長安土洞歷隴岷甘肅舉一小鼓遺岷人楊

氏鎔鎗奪大鏞

鎔鎗大鏞聲也

一夕留頌逝土民楊輒山買

棺斂之臨窆棺有展動聲發視殊活太祖晚年聞其

名四求不得後乃入蜀見蜀獻王於成都而成祖靖

難時眞武玄帝屢示靈助靖難之後上感神庥爲玄

帝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宮觀地卽

君寶所結三菴以分居其弟子者而自所結菴成祖
大之曰玉虛宮而前言驗矣君寶一日至京師成祖
召問之曰吾欲學道誰最樂者對曰食美嗜遺通利
極樂事上謂其不敬欲殺之忽有所苦則不能食與
不得遺方思之道逢使者附進蓑衣草數莖煎服尋
愈上殊念之而欲求之以給事中胡濙有道氣使之
往而是時朝用爲詹事主簿矣濙輒薦與偕上卽官
朝用爲均州知州而國子助教王達善者言淮安人
王宗道亦與君寶往來成祖召見宗道賜金冠鶴氅
亦使奉書若香遍入名山求十年不得

宗道字景雲
一字景僊

雲水道士何無垢者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忽一道士負笠露髻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與語略露半旨曰得非三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雲乎驚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曰無以爲也既授以導引燃漱秘術教以步虛洞微之辭遊戲市肆士大夫多延致之題詩飲酒竟日不辭因言山行欲得獐皮製襦汝爲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在尋至海上西經徐汴雒陽嵩華終南大白諸山將往游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諭之曰汝子在泮待其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壬申年也永樂改元景雲子平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思見三丰人以景雲對卽遣使乘傳召見文華殿給金真牒足跡遍天下十五年再遣醫官欽等齋書香往來遣

龍虎山道士奉書曰皇帝致書張三丰足下久仰真僊渴思親承遣使名山遍詣虔請真僊道超萬有體合自然朕至誠願見夙夜不忘拱候雲車惠然夙駕

母以庸非不副拳拳竟不得因勅正一孫碧雲建寧
太和以候君寶之至天順末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
爲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初胡濙之訪君寶也入
閩道泉州泉州有董伯華者褐而息於衢濙爲輿中
作禮云伯華者亦僊人天旱能致雲雨行市中賣雷
自給書雷童子手握而放之常有雷聲也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授以
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人號鐵冠道人高帝
十餘年時遇諸道引高帝手相之曰太平天子也但
尚未毋妄動他日遇徐達達亦少輒許以王侯高帝

下南昌叅政鄧愈薦中召至入謁曰天下擾擾命世之主非公其誰帝曰吾嘗見之轉憶曰我得之矣鐵冠道人耶因爲帝望氣曰候尚未帝曰吾舉南昌兵不血刃民今其蘇乎中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南昌旦夕尚當流血廬舍盡燬鐵柱僅存一殿耳亡何友諒將秦降復叛殺守琛如中言上夜坐燈花蓓蕾中遽剪之左右曰佳兆可惜中曰宜亟援南昌居三月友諒攻南昌之報至上將兵行召問之曰勿遲七月丙戌圍解今去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在南康乎丙戌友諒聞救至遂解南昌圍東出鄱

陽湖以逆上師遇康郎山矢中張定邊以亥子也所謂南康者康郎山也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中大笑賀曰友諒死矣上見友諒卒尚力戰曰毋妄言縛汝水次以俟中請持牲酒祭文使死囚往哭之乃覘知友諒果死諸軍大呼喜躍殺敵百倍敵衆大潰中捐介寡言與語稍涉倫理輒他辭亂之居都下數年上時時問其術上待功臣嚴徐達就見中曰君相達當王侯信矣抑達終保全乎曰公兩顴如虎當得保世他日投大中橋下死不得其屍已潼關守吏上奏曰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與投橋之日合

良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
遠出開筭竊其書見國器在筭中吳元年與鐵冠道
人游白下同宿值高皇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枕斗國
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
尺餘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
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與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
天文地理律曆善鼓琴秉忠出仕爲丞相謙亦修其
儒業嘗遊雪川與趙孟頫同觀唐李將軍畫頃然効

之遂得其法又加精焉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
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綠髮童顏如年少高帝初爲協
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友至貧就求活計謙
曰吾詣君一室有贏金二銖但取無害若過取吾與
汝皆不利因畫戶壁間一鶴守之其人叩戶戶忽自
開旣入則金銀狼藉其人恣取出不如謙言而遺其
引室中他日內藏失金藏吏以引聞詔如引姓名捕
掠之其人曰冷謙教我遂逮謙謙被逮中途謂逮者
曰渴幸飲我瓶水與之且飲且插足瓶中身漸隱逮
者驚曰公毋然剗吾類矣謙曰第持瓶上前亡害也

至上前上呼謙輒應上曰出生汝謙對臣當誅不敢
出上怒輻瓶片片呼則片片應遂不知所在上
命按籍錄庫果有贏金二銖

楊汝真揚州人自幼刻苦脩全真之道遇異人授以
玄理入蜀彭縣往來苟僊楊平二觀蜀獻王敬禮之
壽百二十一歲于丹景山尸解

尹繼先臨洮人成化間遊南都亂髮髯髻人呼尹蓬
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
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不知所
休舍或休舍閉關臥踰月時出遊彌旬始返不飲食

人飲食之亦不辭雖多輒盡或少嚼之則深自喜
客李員外所員外遣僕入京上章請告一日過員外
適從闕下見使者曰命下矣僕還員外核問果合某
御史當仲秋耗磨日使隸召尹隸曰疇昔之夕尹觀
月大中橋兩鼻孔垂涕尺許其殆死矣夫何召御史
笑曰此名鼻柱非病也隸行尹扣門入矣客魏國公
所晝偃睡旣寤曰適遊姑蘇洞庭山魏國愕不信尹
袖中出兩洞庭橘時南都尚未有此橘也南都一貴
人母事尹甚謹其愛孫病危不治貴人母力請尹尹
曰非藥所及也太夫人遇我厚當費我十年所得因

令設兩榻相聯兩足相附湧泉達于湧泉其竅也若噓其蒸也若渥少年之惡汗淫淫徐而授之刀圭霍然起洛陽張生有稷下之譚軒車滿戶尹垢跣走謁生危弁上坐乞兒之尹遽坐東面稍駁刺其所注悟真篇生曰曉叅同悟真耶尹盱衡講論玄經內典周易老莊莫不渾貫大衆悚異聽未嘗有歸則負牆立自掌其頰曰恨有勝心他日游吳中吳中有吳甘泉者精數學人令爲尹布筭精思累日始愕眙曰先天虛一之數也非僊乎何以有此劉瑾竊政尹時譏詆之一日有人訪尹贈之衣鞋值其睡數日起曰此終

南山人也。知我將遠遊矣。亡何劉瑾謂尹左道戍之。
關右過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州人。故無名。其曰士能。憲宗
所賜也。初居海州。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
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牀上一老人。披氈衣。
坐臥乾奶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
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之。數日食盡。老人啖之囊
芻。芻大苦澁。乃採果。較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子
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賴顏銀
顛目光澄徹。左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濟

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吾祖嘗言先世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詢之盡合指揮朱顯因疏于朝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之寶鑑而賜之名云

張落魄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黃谷山觀中自稱張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浴門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所畫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爲碟打碟者打點以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棗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之私以與道童瞬頃不見道陵駭其爲僊令道童追

之甫一日卽至杭州遇諸途問曰爾何能至此搥道童背出其棗棗化爲雙蝶而去

邵道人蜀人弘治中至慶陽年六十餘矣築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少年爭來爲道人子弟道人口不言但頤色指使道人善視病爲人視病今病人張目噓氣審其可爲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前置飯道人出鐵尺橫飯上誦呪已起尺摩病人曰瘥矣若不可爲則趨出病家以死期請出指示日數不取人錢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尺布裹衲衲完弗取也病家飯之飯列卽滿案悉食盡有意爲加飯不食也若見飯是

草惡食卽喜食之更爲造美食卽不食飯或雜葷物除葷便食更造不食也善飲水鄉野人爭來求觀之道人微笑弟子前置水令鄉野人恣盛之悉飲盡齒間冬月則聞有嚼冰聲少頃面赭著汗也有老人患瘍頸爲口久求道人道人曰祟也若往聘某家女乎謂女陋也而悔盟女慚縊死此其祟云老人大驚頓首有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解矣三日而瘡居十餘年一日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設几三層往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甲士馬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道人死

矣

柴道人崑山人故太學生也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
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藉世貲有心計家饒富未嘗
涉玄門也會其母死走京師乞卹典還至鎮江忽作
書數通付僕先歸曰吾朝武當便還耳家人發其書
則遍謝姻黨與其妻訣家財田產可數萬書卷可數
千盡令散予內外姻族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
妻之祖父悉至大官兩家正貴盛合衆惶駭亟遣人
追至武當業祝髮受戒師事李鍊子矣家人歲送金
布起居道人揮金囑毋再歸布於所主道士一日乞


食均州州倅出觸其前騶倅答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謝道人曰自失進退何與官人也李欒子化去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還武當訪范小僊適靖江王施范金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繭足數千里來爲何范尚須人秦耶掉頭去范聞之尾至光化呼轉之步履如飛范再拜目送慟哭返李欒子不知何許人隱武當不火食日食藪數合見人輒長揖曰天造化扣之不荅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朝辟不就一日遍辭山中侶端坐尸解與同時者有大瓢李虎一、張二人

岳壽山句容人風骨奇異落魄嗜酒醉後顛舞若不
解人世者嘗爲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
督之甚急一夜遂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爲
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鬻錫雲夢門年百歲餘矣
錫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錫何資未
售何酒笑不荅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
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家

萬玉山名福敦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
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爲方寸

友於是自號玉山後遍遊五嶽名山所至遇緇流林
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
短精悍善踵息陶鍊不嗽蒜麪鹽酪深味丹經旁通
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
其它謔琴擊劒蹴鞠躡蹻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
福多奇中人問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
從遊者輒先窘辱之以嘗其心始受之不責一錢久
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口
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
驟瓦甃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什壓牆

屋呼玉山不鷹入戶視之正襟入滅矣年九十二陶
文仲嘗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
其後文仲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微神
霄演法真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
繫瓢杖頭懸葫蘆出膏藥爲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
西十里有趙姓者言其家有遠祖訪道未還意其是
乎逼而物色之曰我非趙姓自謂乞食應城久卽改
曰應童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貌如是至
今無異但髮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卽剪鬻寸許不旬

日卽長尺餘天雨雪露坐其中去之丈餘無雪也海
暑中向日臥不汗童日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
者輒見之襄鄧荆岳間歸語人曰吾見童某所某所
且與之語顧童實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趙神
僊趙神僊中心不以爲真僊也嘉靖中徧辭市人曰
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旣至求長
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月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棺
輕啓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
語書鄉榜姓名封以寄人撒棘後盡驗後入成都坐

化

陳昉吳江縣吏也平生崇奉三教廣行陰騭唯未能
斷食魚之好常蓄魚待烹一日網池作膾忽聞似人
言悲哀乞命昉省悟盡放之江夜夢群魚謝曰天曹
知君善念掛名僊籍矣三年後於長橋踏石上昇

卓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僊子亦曰上陽子
人呼爲小僊幼孤行乞八歲善筭籌指掌上雖千萬
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

草書

唐順之作小僊草書歌有瓊瑤東海黃公符著
古太廟姬王瑤藤纏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厓百

鳥之句

當道名之輒與抗禮有得以施人時有善衣

脫銜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
往矣少時蓬跣冬月履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
子而已及長或贈之縑矣顧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
日走浴溪涘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有問陽
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
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千時
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
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
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或問日烏月
兔曰此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

者餘氣耳有問其郡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
北征過江橋語人曰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折
壬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凡八妻皆死壽百六十
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相訪者其人方自其家出
門卽呼妻曰急作飯若干人來矣少選云再添米更
有二人皆驗一日遍語莊客曰某日有盜來劫至期
可同伏菴邊伺之聞磬聲各敲銅鐵器使皆散如是
石數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盜盈擔歸至
庵下百步許眩惑迷方但旋菴外日出若被拘繫齊

至卦前卦張目視之群盜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
愍以善言盜盡還竊物於故處

麻衣僊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
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
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雨輒應或以淨
瓶乞水得水卽雨俗謂僊姑雨

苟僊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
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肅起敬
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
山中一穴居之修道且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

穴口樵蘇至輒有虎吼呀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爲上
眞投謁麝至姑應荅如響因人施喻莫不切中叩以
未來一一神驗或懷疑不誠者輒遇蛇虎終不能登
楚華陽王承爝以姑在境內致齋奉書遣中使三迎
之乃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也王意甚厚吾
當往旣至王問道焉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脩身齊
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
去世宗聞姑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
御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爲姑勸駕
如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

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溷聖聰
其至人其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抑公
夫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而有書後世何觀
任廢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姑於三教百家之言
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僊

有僊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方外記

張真人世家

貴溪龍虎山道士張氏漢留侯後也自留侯九傳爲
道陵建武中自江州令棄官入山脩道道成出三五
斬邪雌雄劒二陽武都功印一授其子衡使世世相
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又三唐天寶中冊贈漢天
師宋元皆尊其道官其孫子入明而有正常者天師
四十二代孫也歲辛丑高皇帝取江西正常遣使上

賤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上召見之臚樞電轉法
貌昂然上曰真天師苗裔也既卽位正常入見高帝
曰天豈有師也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
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掌書
等官爲玄幕之佐於是天師稱真人矣陞辭還上從
容謂曰卿家世與孔子竝傳卿宜體之清靜無爲輔
予至治賜白金十五鎰二年三月上將通誠天帝特
召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袞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勅太
常設樂手授正常章禮成錫金幣宴文樓群弟子饗
別館賞賚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是秋上復召見問

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寵之四年復

召至京弟子鄧仲脩爲輔行賜食禁中

仲脩臨川人入上清宮爲

道士探規中天根之穴及抽添沐浴之候精進遵行忽遇異人仙巖石上出青囊靈書授以縱閉陰陽庵丹之秘洪武四年秋上召正當仲脩輔行五年復詔中書徵有道之士六人仲脩與焉未幾留主祈禱事會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雷雨隨至上悅賜之金與仲脩同時者有傅若霖上游苑九中冬氣如春命仲脩與若霖賦詩奏上悅屬和之

年上將以明年秋有事海嶽諸神遣使召忽先期至

命東清脩弟子明年與偕來既至賜燕及金法衣玉

圭珮法器之屬十年率弟子入覲宴午門樓上舉爵

命醺遂勅代祠高山既事卒子宇初是爲四十三代

天師嘗侍正常於天心水月樓觀雲霧西北起中有
金扉洞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鎧仗森列之祥洪武
十二年入朝上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翁明年授正一
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真人十五年召赴闕命
建玉籙大齋於紫金山十八年命禱雨神樂觀隨應
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五年命編脩道教書明年命
就朝天宮建薦揚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
之瑞賜勅嘉獎七年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
壇咸有瑞應厚賜還山其冬手勅俾尋訪僊人張三
丰明年復以命之一日以印劔授其弟宇清書頌而

逝永樂九年授字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
大真人是爲四十四代天師十二年命使詣山就太
上清宮建金籙大齋七日井龍見瑞十七年命治浙
江潮患書鐵符戒弟子往投水水退遣使獎賚十九
年召命脩玉籙大齋休徵尤顯宣德中加封正一嗣
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真人卒而
正常嫡孫懋丞嗣是爲四十五代天師嘗經山澤或
謂垂木前障請從閒道懋丞曰行不繇徑頃之至烈
風拔樹矣遊華蓋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中隨
父入朝授正一嗣教崇脩至道葆素演法真人正統

初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懋丞通儒經敏
慧能文善書四十六代天師者元吉懋丞嫡孫也自
正統至成化累加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闡
道弘化輔德祐聖妙應大真人元吉檄雷磔妖有法
力然爲人淫暴貪恣屢殺人人以四十餘莫敢問也
久而惡行滋甚成化五年其族人留煥奏聞命官勘
實械送京師刑部尚書陸瑜當元吉凌遲處死其妻
子當流其黨當斬絞因言元吉先世無功於國無補
於民宜絕其廕封籍族屬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誣
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擬

論死禁絕印行符籙犯者用重典然符籙卒不廢元
吉亦竟出獄嗣者玄慶爲四十七代天師博學能文
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
真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于欽安
殿感天花慶霽之祥九年朝廷遣中官齎勅俾建保
民大醮于太上清宮群鶴舞空卿雲凝蓋嗣者彥頤
爲四十八代天師弘治中誥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
承先弘化真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召問卿祖非神仙
乎仙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爲神仙者爾顧
何足道臣聞堯舜至今存然則可學亦可見願陛下

慕之倣之五年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
召赴行在除之果見二妖磔死上悅勅扈駕還京嘉
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
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
大真人復賜加封勅書十六年禱雪內庭有應賜金
冠玉帶蟒衣銀幣明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
鶴繞壇卿雲捧日賞賚有加旣還山上遣行人持詔
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爲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
欒巴郭憲喫酒止火彥頽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
不從彥頽卒詔如列侯例錫卹典四十九代天師永

緒世宗所命名也嘉靖二十八年誥授正一嗣教守
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真人嘉靖末年以荒淫死無子
隆慶初言官言張氏惡得比孔聖張氏之裔惡得與
孔聖公並封永緒荒天人非真矣死而無嗣支屬必
有請封者乞革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
典止請以提點住持奉祀巡撫江西都御史任士憑
亦以爲言詔革真人名號以裔國祥襲提點

右真人

周玄真

俞震齋黃天玄同傳

劉佛子

簡雲顛

張皮雀

田光宗

周玄真初出居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
南谷杜真人高第也授玄真劾召鬼神之術能咒妖
狐驅蛇鬼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雪州人步宗浩
得呼雲役雨術於莫沾乙玄真復從宗浩受之自是

雨暘弗若郡縣請禱輒有奇應

沾乙湖州人
生宋寶慶丙戌從事禪觀

不沾席者數年己自號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
無極受五雷法又聞南豐有鄉錢壁者得王侍宸新
勘雷書秘不傳亟往求委身童隸事之會鄉病革將
遣去月鼎拜且泣具實告鄉驚嘆即出書相授於是
月鼎名雷雨破鬼彪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
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掌道教事以老辭歸益放於
酒醉輒白眼望天陰颺脩脩起衣袖開窗與客飲西
湖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
西頃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他日寓菴麓觀道士
中秋會飲暢既舉雲蔽月久不解道士請月鼎坐筵

瑤月鼎以手指空雲散如洗人疾疾來告急或出藥
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投往無不立愈者
一日屬其徒王繼華示以化期及期瞑目而坐繼華
問身後事搖手語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
電兩交作宋筆書得泊然而逝繼華得月鼎術以授
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而玄真尤號
特洪武元年京師早夏五月至于秋七月李善長迎

玄真至其日庚寅設雷壇冶城山硃書鐵符投楊子
江中波濤遽興玄真夜半斗下存神窈冥電繞達旦
辛卯握劒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雨翻盆大風
拔木玄真曰未也明辰當再霑足至期黑蛇蜿蜒見
西方迨午始霽居二年上召見武樓從容賜坐訪雷
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因其運

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
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上悅玄真
不獨具術也事父母至孝云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籙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
玄者住持宜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間中大旱
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
私約曰吾二人雨當如其符色乃以書符硃墨二硯
分投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黑一壇水紅時竝異
之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嫗來見曰某山
母龍也行雨失律天公震怒却在日午望法官相掾

俞曰能幻形小之乎媼作蜺蜺俞取投盂中覆以令
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雨擊至數遍過午乃息俞曰
去矣龍出仍化爲媼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媼當効
力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
繇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劉佛子臨高垂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播種日
卽絕粒茹菜菓候成熟乃食年四十餘買耶村廣福
堂後脩煉悟道嘗著屐攀椰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
劒指樹其實自墜洪武中積薪坐焚里人藏其餘燼
灾禱輒應

簡雲顛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
驅役百鬼與人遊蒲澗病日色太炎曰卿無苦吾能
令雷師張傘卽瞑目爲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
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請禱雨則爲壇箕踞其上書
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何以
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緊握曰望某
方放之如其言雷轟轟然有女病魅視之曰老龜作
祟昨一番蠻侮我當令此奴提之卽呼叱四指須臾
一番人擁陰飈踰垣入手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
昏仆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僂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

而龜死魅絕

張皮雀一名道脩吳人體貌瓌異舉動無常師顛道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願未甚知敬奉也霆折大樹藝其廩燼焉晝晦眩龍見雨大注人咸股慄崑山復旱崑令來請則敬奉矣期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爲噓氣治之卽厲瘡覺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適過叢祠衆方鼓舞祠神敬甚皮雀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下教言彼張道成不敢較也嘗髻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丰姿映徹數人其所捕鬼物攜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顛道士者胡道安吳江人受
青城太乙真文及斬勘術名呼風雷俄頃間時時佯
狂惟所之故名顛道士

田光宗武當山道士初出家苦齋自厲不火食者三
年人號之曰白齋每中夜詣三天門禮斗無論風雨
大寒暑已遊衡岳歷江右久之還武當嘗三遇張三
手仙人云其寓衡州有林別駕者署郡事郡有五顯
神祠別駕移置他所未幾宅中怪見磚礫晝擊刀火
夜飛林天駭愕知光宗有道術延使禳治光宗曰請
諦其狀乃靜坐堂中竟夜明日語林曰此祟公夫人

招之耳林問故光宗曰公夫人受某賂六百元因此有冤死者神挾之爲禍耳幸非公意造猶可解乃令林夫婦囚服詣堂伏地出所賂金引罪道人先切責林不能簡括亂獄戕民乃復責神不宜挾魍魎作孽遂移神故處妖患頓息嘉靖中西蜀馬宜泉下第南還偕翰林趙貞吉遊武當兩人使人要光宗于蠟燭澗是早光宗忽語弟子當有二冠冕客相迎要者乃獨將趙命光宗曰嘻尚有孝廉不冠冕耶光宗至與馬趙止宿往復數百言其大旨在清淨無他秘語語罷自叙所歷曰某離此二十年以上師葬地未遷故

復旋耳趙遂問曰鬼蔭之說誠有之耶曰有之趙嘆曰嗟乎先母窀穸遠在蜀天獨不得道人一視光宗曰咫尺爾但言向背旣言光宗瞑目踰時曰得之矣具述其狀曰此亦佳地乃公發身又不在此趙大驚欲深叩之終笑不言遂別去又十二年馬有兄丞襄陽郡有事武當欲謁光宗行至三天門有黃冠迎問曰欲訪白齋耶入後山數日矣郡丞大駭我未言也黃冠乃先知彌山物色竟不可得

右道士

懷信

祖鐙

梵琦

曇噩

寶金文康清遠宗泐

來復永隆惺吉堅茂日瓦領

順禪師呂海善啓覺曇

迴光祖覺智中

懷信字孚中俗姓姜奉化人持鉢乞食進修精勤策勵法衆視寸陰若尺璧元末住持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風散懷信獨結跏宴坐兵入滿前見其目不旁矚無不擲杖下拜太祖幸寺聽懷信說法稱善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居之告終前一日太祖方駐兵江陰正晝寢夢懷信服褐色禪袍來見上問師胡

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來告別太祖還聞遷化衣與
夢中同色詔出內府泉幣助喪事命形家爲卜藏舉
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外人謂身後之榮懷信
有五會語錄行世與同時分坐者有覺初恩公鑪鞴
宏施烹凡鍛聖機鋒所觸扶颺奔霆四衆歸依如水
赴海

祖鐙字無盡族王氏四明人幼時見父好謙寫華嚴
經五色舍利見筆端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斯邪因求
出家既受法於日溪泳公日溪升堂祖鐙曰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

忽然觸著却來再問祖鐙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
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祖鐙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
便爾作禮祖鐙曰開口卽錯日溪領之服勒數載出
參名德既歸隱於其州西之上雲峰縛草爲菴虎狼
蛇豕交跡戶外盡攝伏之日與其徒苦行自給影不
出山者踰五十歲荆棘之區變爲寶坊上雲之境於
是爲勝有以土田布施則辭曰佛祖乞食吾焉用此
母年九十餘迎養山中衆以非沙門行曰世尊尚升
忉利人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

楚石小字曇耀象山人姓朱氏元名僧也高

帝既定天下念四海兵爭將帥民庶歿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度之洪武元年秋九月詔召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無遮之會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梵琦與其列竣事上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召至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賜之三年秋復至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束僧中通三藏說者爲問梵琦以夢堂曇噩行中仁公等對皆應召至館之大天界寺旣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奏忽示微疾索筆書偈泊然而化時方禁火葬上特命從其教

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累
纍如珠梵琦神觀精明舉明正法嬉笑怒罵無非佛
事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縱橫自如內而燕
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其
片言裝潢襲藏不啻珙璧有六會語行世洪武中所
召江南大浮屠則吳中大祐徑山之智及竹庵之清
遠聖屋之元靜五臺之寶金開元之文康圓辨之智
欣

曇噩字無夢慈谿王氏子也開山浙之瑞龍院日惟
一食終夜凝坐達旦洪武三年徵詣京師上老之放

還山年八十九矣一旦無疾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
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
如湯澆雪亘古亘今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
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
坐逝曇噩脩身廣願文思泉湧持卷軸來求者積如
束筍當風日清美從容揮灑須臾皆盡長短精拙無
不合作翰林學士承旨張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
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一人而已

寶金姓石乾州永壽縣之名胄六歲依雲寂溫法師
爲弟子旣難落受具入西蜀晉雲山中師事海真禪

師人領道要出參諸方憇峨眉山誓不粒食採啖松
栢脇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跌坐
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其溺死七日水退燕坐如平
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
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筭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
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證海真海真歎曰百餘年間
參學有悟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
和尚有云無用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爾
往朔方道大行也無用名守貴蓋寶金師云先是寶
金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

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寶金人曰此五臺山秘
魔巖也前身修道靈骨猶存爾何忘之旣寤遂遊五
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綵敝衣赤足一黑獒隨
後寶金問子何之曰入山曰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
乃沒叩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寶金乃就
山建靈鷲庵四方聞知不遠千里負餽糧來獻寶金
悉儲之以食遊學之僧多至千餘人久之以應元順
帝召居宣州敬亭山石巖寶金旣有道行兼習天文
太祖起兵時過宣州聞其名往訪之跌坐不起露刃
臨之曰汝知有殺人將軍乎輒應曰亦知有不怖死

和尚乎上異而謝之問以嚮導果決勝如其言天下
既定召與無遮之會上欲用爲僧官大理卿李仕魯
言今天下學較未建儒風未振先獎異端非所以訓
上怒仕魯乞歸遂賜仕魯死

仕魯濮州人開發人朱公遷得朱仲晦之傳遂

從之遊太祖識之洪武初詔求朱學者郡吏以仕魯
愿上迎謂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對曰臣聞君
求臣未聞臣求君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
進故有待耳上稱善除黃州同知以治行召入爲大

理卿

文康住持開善道場耽樂法乘見諸踐履念佛以乞
食爲事樹下一宿尚恐爲情末法乃一切悖之嗜慾
滋長於是著托盃之歌大槩勉人舍妄入真超乘證

聖太祖欲建無遮大會致齋便閣問宋濂誰爲高行僧濂以文康對因及託盍歌明日駕幸鍾山召索觀上悅歸而和歌以賜之

清遠南昌魏氏子得傳於其舅氏全悟全悟者笑隱訢公元末名僧也清遠善文章多聞見人稱文中虎顧自謂曰佛法世法不相違背吾餘力及之欲以光潤宗教耳洪武初召與無遮大會遂退居錢塘之梁渚問道者踵至八年召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元本遊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瞑目訶之曰浮

屠何有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歎息去

宗泐臨海人始生坐卽跏趺人異之八歲從全悟學
經藏過目成誦自是深入秘密兼通古文詞與僧來
復齊稱歷遊宛陵悅涇川水西之勝止焉高帝致天
下高僧泐首應詔至主天界寺奉使西域帝喜之命
與吳印蓄髮將授之官印蓄髮拜官泐竟不受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祝髮入縣之葺菴
堂後避地會稽山中主慈谿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
室院之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以示思親之
意後主鄞之天寧寺杭靈隱寺太祖聞而徵之大會

鍾山升座說法辭意剴至聞者警省來復禪源妙悟
教部精探任道德爲住持假文詞爲游戲其文濃麗
演迤森嚴整暇詩清朗橫逸有塵外思一日召見賜
膳上詩稱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誦陶
唐之句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及朱耶朕德不
陶唐也無而誦之慚自心耶來復玉筋雙垂圓寂丹
墀之下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
端出舍利燁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衆四方
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欲

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爲諸僧請命許之至雨華臺望
闕再拜入龕索楮書偈咒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
內臣曰煩爲奏上遇旱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煙燄凌
空異香撲人群鶴飛翔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筭
於是上宥三千餘人皐悉度之他日大早上名僧錄
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爲期入夜大雨
上曰永隆雨也爲御製落魄僧詩

惺吉堅茂西僧也南京鷄鳴山在六朝時爲北郊之
岡岡下有坑塹凡誅戮者皆寘之俗呼萬人坑明興
築都城包坑城內矣太祖建十王功臣等廟及雞鳴

寺于岡之陽以爲祀神演法之所復立國子監鎮壓之而舊時餘魂滯魄往往結爲黑氣氣觸人輒昏仆甚至殞命亡軀一日事聞太祖服儒服幸廣業堂試其事則妖怪寂然駕回復作於是思以神道治之遂勅使迎取西番有道僧而惺吉堅茂與七僧俱來選日結壇塲具大石鉢盂三貯蓄淨水菜飯三物諸僧登壇作法忽感天雨寶花之異壇塲上下黑氣克塞聚散開合宛若趨向之狀供事人役氣翳其身惟露頂額耳似此者七晝夜始滅太祖嘉其神妙構西番殿飾黃金居之命光祿寺厚之日餽餼有餒留貯豆

中不以食人諸僧旋繞誦呪皆化爲水越數年還國
日瓦領禪伯西僧也永樂五年四月望日成祖與往
靈谷寺觀向日塔影齋心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
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果鑑朕誠則示塔影
一已塔影見成祖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
給人足民不夭闕物無疵癘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
已復見塔影二刹那之頃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
在鑛含輝未露俄若躍冶精光煜燁少焉如泥金布
練豪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窓絲牖黝堊丹碧燦然呈
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

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拱立於前
十七日成祖萬壽節也先一日復與往復默祝曰明
日爲朕初度若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已又見塔影
二一照壁一映地與前塔影連爲七其色或黃或青
流丹炫紫紺線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
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琤琮文彩晃耀若淵
沉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
若鳳羽陸離若龍章焱灼若霓族孔蓋之飄搖金支
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爛斑
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

若雨霽而虹光吐若巖空而電影掣至於鈴索振搖
寶輪層疊雷瓦鱗鱗闌檻縱橫玲瓏踈透一一可數
人行走舞蹈若所服顏色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
見光中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大者
如盃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如
前勝妙十八日復往景大勝前有彩雲五色輪囷煥
衍低翔徘徊乍舒乍斂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
見塔影一已而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
製七生丸異香芬馥克達遠近至暮留師居寺觀之
十九之朝師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

大善自在佛像三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葢毼上大悅曰物影一而已塔見多影佛道僧法於斯爲勝命圖與師使歸而言之國人

順禪師長安人俗姓弓洪武初來五臺曾光禪寺師無念德公嘗夜中見自在身在文殊會中聞種種偈頌後雲游名山還止五臺永樂初跣趺而逝茶毘後有舍利及有語錄傳世

昌海太原人參徹半藏禪師深契要旨博涉群經皆

極其奧與洪連義金譚道人呼爲海金蓮三高士戒
律精嚴屢有靈異歲旱禱雨輒應隱岵嶠山刺血書
五大部經一百十三卷較正華嚴合論五臺清涼傳
本宗二百問皆是手書永樂中召入京師修大藏經
授太原府都綱年八十餘一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善啓字東白長洲宦族楊氏子甫能言卽通佛典父
母異之令禮永茂院主爲浮屠屏跡龍山窮課經典
永樂中主上海延慶寺逾年爲副都綱召纂脩永樂
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服一時名公皆與爲
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爲其教又曰東魯垂

名山錄
卷之六
下
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厚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合倫常

覺曇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語言未來事歷歷有驗或臥于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稱覺菩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趺坐化去月餘面如生肢體溫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

迴光禪師西僧也永樂初來迴光寺演法武宗南巡駕幸寺中忽有僧從寺出與上談道圓對不窮其偈曰可惜幽虛青蓮地不見迴光舊主人書竟俄失所在武宗悟曰迴光禪師也命西域僧繙印度真文以

識其事

祖覺嘉州人住眉山中巖唱明佛法學徒雲萃作僧史一卷及華嚴金剛經解行世

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禮月光禪師惠心清修苦行晝夜不怠後惠心授松溪都綱智中隨去尋代其職時番夷叛服不常智中撫化莫不投伏天順中累封國師賜勅誥降銀印智中在邊四十餘年化行功著成化二年年踰七十詔歸彌陀寺優老焉

頭陀劉五長大白皙聲音北人也嘉隆間來京邸往

來城西北不過東南數日不食面無饑色冰雪滿地
破衣赤腳無寒態人供以美食取灰土雜之乃食劉
誠意伯夫人病乳癰甚危偶問能治否五取紙筆畫
一石一木吹氣一口命縛于額上夫人如其言夜間
頭痛發熱遍身出汗乳癰濃矣其酒飯謝之不食去
百戶毛俊好延方士請五飯飯竟腰間取一繩要借
其宅縊死俊懇求之乃笑曰君不與我死數年後定
有一道人死此遂走太倉後自縊死死之日有見其
渡江者有見之于揚州者至萬曆初果有頭陀闍希
言過俊家飯畢沐浴趺坐而化方希言在時有杜汝

謙者問長生訣希言曰汝是橫死漢安望早生後二
十年汝謙無故自投水死蓋兩頭陀自能前知如此
右僧